

蒙化府志卷之六

院司各台
 道 鉴
 樵郡蒋旭孟昭
 吴门陈金珏香波
 瓜江张锦蕴墨芸

艺文志

文也者载夫道也，如理无关风教，言罔裨民生，虽汗牛充栋奚益，故有德者，往往闷其中肆于外，而山人逸士，一吟一咏，类皆具有风旨，以见星源。无异三不朽并垂于天壤间。第远徵无征，文献残缺，令人徒憾沧海遗珠耳。至游览山川，凭吊今古，及此赠彼答之什，蒙虽丸郡，颇不胜收，兹采择其尤于篇，为抗扬风雅之一助。爰志艺文。

文诗词

文
敕

唐

明皇敕云南王蒙归义

敕西南蛮大帅特进蒙归义及诸彝首仪等：卿近边境，不比诸蕃，率种归诚，累代如此。况卿等更效忠赤，朕甚知之。顷者，诸彝之中，或有携贰，相率自讨，恶党悉除。即日蕃中、应且安

贴。然则地临外境，亦须有预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卿可思之，岂虚语也。所有蕃中事宜，使者具知之。秋凉，卿及百姓并平安好，遣书指不多及。

复敕云南王蒙归义

敕蒙归义：吐蕃于蛮，拟行报复。又嵩州盐井，本属国家，中间被其内侵，近日始复收得，卿破蕃落，亦因具知。吐蕃惟利是贪，数论盐井，比有信使，频以为词。今知其将兵拟侵蛮落，兼拟取盐井，事似不虚。国家与之通和，未尝有恶，今既如此，不可不防。卿即与达奚守珪部落团练，候其有动，方可出兵，若无事纵，亦不得先举。嵩州相去道里稍遥，若有警急，复须为援，并委卿与达奚守珪计会，无失事宜。卿于国尽诚，在边为捍，委寄得所，朕复何忧。秋中渐凉，卿及首领百姓并平安好，今故令内给事王承训往，一一口具。遣书指不多及。

文宗敕南诏清平官

敕段琮榜、段彝琮、独栋、杨迁、赵文奇、蒙善政、李守约等：各蕴器能，夙怀忠义，宣功尔室，赞理本邦。礼乐具修，车书必会，励摠忠之节操，披响化之诚明，亟涉道途，远尊识者，威仪就列，同庆于三朝；筐篚充庭，有功于万里。道光殊俗，礼慕华风；克成君长之贤，深见佐臣之美。劳忠可尚，鉴寐宁忘。勉守令图，用慰遐瞩。得前嵩州寻事参军陈元举男播状称：父及弟末等二十七人，自太和三年，没落在彼，未蒙追索。详其语旨，切在感伤，朕思骨肉之情，人伦所及，家乡一异，音耗两忘，生死莫知，幽明同怨，为人君长，深用轸忧，今与丰佑书中，具言其事，卿等职当毗赞，义重君臣，执之何补于良图，归之尤重于交好，想同参议，同解幽冤。今赐少信物，具如前数。

记

明

重修文庙记

巡抚 周洪谟 (景陵)

蒙化学在府治东，国朝洪武中创置。旧规东向，今南京国子助教吴宪，天顺中为是学教授时，捐俸市地，以拓旧规，易以南向。高大其门，门之外树垣，表题曰泮宫，大成殿庑卑隘且圯，宪与前土官知府左琳、巡检左晏，蒙化指挥使葛升、杨杲、杨能，同知张武、施瑞，佥事周辅，镇抚百户冯福、周清，及诸耆老高旻、王诊各出资相事，以葺礼殿，棖星门旧为民居所碍，乃世居增置，东庑为官廨所侵，宪又移檄以达，当道者移廨建庑，庑既备，并缮厨房及饰先圣四配像位。成化九年冬，今土官知府左瑛偕训导贺游杨遇兴，重修明伦堂、兴贤、育才二斋廨舍，并饰十哲两庑像。十六年瑛又与通判姜永赐、经历何孟浚重修明伦后堂，甃前月台。数十年间，赖诸君子时加葺理，以致完美，故在泮者有所奋兴，在野者有所瞻慕，风教于是而就。蒙化之士，虽前此已有领乡荐者，而当殿庑落成之后，庠生王纲、丁昶、朱玘相继荐秀，而丁复登曾彦榜进士，是兴学作士之效有所验矣。于乎！云南之地，唐虞三代之化所未洽，自汉而下，率事羁縻，至我朝文化薰蒸，浸渍俚中土，是虽本于皇明道德仁义之泽，亦守土者善作兴劝相之也。兹宪考绩至京师，与监生何文翼予为之记，适是学教授刘宜春之任，俾以归刻石，庶后之君子有所继云。

鼎建尊经阁记

提学 何俊 (彬州)

圣人之道，神化之速，捷于影响，无古今之异，无彼此之殊，顾在上者崇信何如耳。苟崇信之，何边夷不可化之有。子贡谓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绥之斯来，动之斯和。子思谓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履峙，譬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诚不我诬也。蒙化僻在滇南一隅，诸彝杂处，自昔强梗难化，国朝设置府卫以控制之，建立学校以化导之，故百余年，气习丕变，风俗淳美，父子兄弟各尽其道，士农工商各精其业，衣冠文物彬彬然与中国齿，无复向日浇漓偷薄之风矣。非圣化之神速而何？然蒙化学校虽建，学政虽举，学虽盛而殿堂斋舍久而弗葺，渐以脱落欹邪，弗完弗备。知府左瑛，乃劝谕义官张聪出白金百余两，鸠工集材，陶灰运甓，朽者易之，欹者正之，浸患缺漏者涂墍而黝垩之。殿中炉瓶铸之以铜，殿前阑干琢之以石，又鼎建尊经阁三间，贮书柜一座，五彩绚耀，金碧辉煌。舍田若干亩以给师生之会饌，建廩廩以贮岁入之稻粱，是虽圣人神化之所感，亦可见聪能心太守之心，从圣人之化，而笃厚于斯文也。同郡致政司训王纲，恐百世之后淹没无闻，谋诸学中师友，具其实请为记。予谓圣人之神化及于物，圣人之言行载于书，及于物者同天地之广大，载于书者并日月之悠久。学者登斯尊经阁，覩斯贮书柜，食斯会饌田。遂感发奋兴起，黽勉讲修，读圣人之经书，遵圣人之言行。出入乎礼门，翱翔乎义路，居乎广居，立乎正位，推明乎道德性命之理，请求乎修己治人之方。他日出为世用，笙镛治化，霖雨苍生，其功名事业岂不亦广大而悠久哉！

崇正书院记

金事 郁容 (苏州)

书院之设，其来尚矣。若唐之陆敬舆，宋之朱晦翁，元之许鲁斋，皆有之。然其人或抱内圣外王之学，或任著书传道之统，或立用夏变夷之功，后之人思欲聆其声欬，窥其跬步而不可得。乃因其所产宦游之地，各立书院，以系向慕，然而守祠者恒扁钥起，而垂作之功于百千禩者。逮我皇明，得一人焉，今曲靖二守甲辰进士第。既而出补广州府节推，坐微眚谪官西蜀，未几迁灌县尹，擢今职，岁己未冬，予拜云南按察金事，明年庚申春至湖广，会宪副刘世熙，彼予同乡也，尝仕蜀，为予道文光任蜀时善政，亶亶不绝口。过贵州会宪金朱象之，彼予同年也，乃蜀产，其道文光善政，较世熙尤详且尽。既入云南境，凡军民道及文光善政，比二君所言者尤卓异，予以是知文光之为人，真吾榜中铮铮者。是年冬蒙郡以缺官署事请命于巡抚，都宪陈公、巡按侍御林公，咸推文光往摄之，文光视篆甫三月而政通人和，百度克举，乃见学宫湫隘，无以豁诸生心目，慨然欲别为书院处之。顾城中地无相当者，天佑斯文，默弼其鉴，爰得浮屠废寺于附郭西隅，厥位向阳，山川环带，遂称薤芜秽茸而大之，因其殿肖宣圣燕居之像，又籍其田拾陆亩之人，以充岁时释奠。既诸生束修之需。分旁舍为四斋，曰学文，曰修行，曰存忠，曰存信。以易置诸生，使之观感，后购民居地如寺址之数，土舍左辔徙别墅故宇为书院之堂，堂之前南北两隅，皆斫石为阑干，以节行者。中斲石为池，以像泮水。池之前又立枋曰科第，堂之后建重屋五间：曰观文楼。翼以两庑，为德行、言语、文学、政事四科，以警策诸生，使知起发。又其左易民地若干，迁射圃于其上，以鼓舞诸

生，使之游艺，经始于辛酉岁某月某日，落成于是岁某月某日，工不久妨，财不妄费。而门墙堂宇，巍然焕然上应奎壁之光矣。文光以昔为缙流咒梵之所，兹为逢掖咕哔之区，乃名曰崇正书院，志其实也。于乎！地可变，人诟有不可变者，吾知蒙化之士，自此一变而擢科名，世代不乏人矣。岂终如前弗振也哉？尚在尔为师者知所以教，为子弟者知所以学，斯不负文光今日鼎立书院之意。或又以文光之在蒙化，特权摄耳，何遽为立书院如此耶？是盖由其所学有体有用焉耳。夫士之仕也，有体而无用，则为腐儒；有用而无体，则为俗吏。惟文光天资峻拔，而所学者全，所见者真，故能以身心所得之理，发而为文章则为实言，施而为事业则成实效。在郡可以为文翁，为黄霸；在边可以为韩琦，为仲淹。举而措之，无乎不可，况区区蒙化也哉！虽然诗有曰：岂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。文光以之。又曰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诸生勉焉。蒙之学官董璧，以文光兹举，实古今盛典，恐后人不知所自，有尘视其颓敝而漫不加意者，谨述其梗概，遣诸生陈明、薛儒踵予求文，愿托贞珉以告来者。予乐文光所重也，既系其事，又为之歌。歌曰：吴山崑崙兮苕水滢泱，宣公书院兮浙西之光；红鹅泛湖兮白鹿眠洞，文公书院兮西江之重；夷风煽俗兮朔漠尘昏，文正书院兮正气攸存。蒙山万叠兮蒙人万户，胡君建此书院兮岂伊一身一世之故。

重启儒学门记

御史 雷应龙 (郡人)

蒙学庙旧东向，天顺间始正南面，庙前学后而门于右，盖左碍民居也。弘治乙卯，今大司寇蜀郡金公献民为侍御按蒙，谓民居汗狎，非所以尊严庙庭，学舍隘且圯，非所以养育俊秀。尽市民居修而广之。庙地宏敞，舍宇一新，嘉惠学校至矣。时门可左壁而未及，岂有所待乎。乃今嘉靖癸未，兵备宪副吴郡姜公龙行

05/02/2007

部至蒙，一见慨然进诸生曰：“学之左可门路乎？”对曰可。曰：“予也为诸生辟于是。”谓卫经历门世言镇抚蔡经受檄事事，胤命千户邸藩自洱海来监其成，遂斤地为路，毁浮屠屋为门，与旧门耦，曰义路、礼门。易礼门外泮宫枋曰养士，飭书院废楔扁曰成垣。枋于是岁季夏，讫于仲秋，庸费皆公自擘画成，而民不知有感奋之意。教授王君用文扬于众曰：蒙郡上下，弥年多盗，道吠犬声，民里颂，旅途颂，士亦方学颂，兹按蒙首兴学政，盖百二十年旷典也。可无传？遂偕司训郑君崇智、府经历谢君威谓予蒙昔庙学东向，士固有荐于乡者未多也。南向以来，登科第者日渐以盛，作兴有征矣，今门路之辟感人尤剧，自是掇巍科登阮仕者不将益盛乎？是固然矣。但士之学不为此，其门路不在此也。孔子曰：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。孟子曰：义路也，礼门也，斯士之门路也。夫道，率性之谓也；礼义，性之德也。谓之门路，非特进退恭逊之门致飭于容仪者之谓也。亦非特往来辞受之际，决择可否者之谓也。必尽克己之功，所谓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。扩羞恶之端，求所谓达不为于所为，满其无穿窬之心，庶乎礼无不复，义无不尽，而动由之矣。由是而不间其功必求，以尽吾性之本，然不至于天道而不已，学斯至也。若夫穷得丧是有命焉，善之兼独惟寓焉耳。设或不幸而遭变故，犹当执礼取义，完忠孝大节，以风百世，则履是路出入是门也，何忝焉。徒咕哔其间视，此为媒利禄之门路，而于修身复性之道，漠然莫知所从事，取羞学校甚矣。公辟门示教之意，顾如是哉！况公绍故家文献之传，承先世清约之声，前在仪部，谏上南行，祸将不可测，既而得不死，谪官闽中，泰然也；义路礼门公诚无愧，固有

身教者在也。吾乡之士，欲慕公而不忘，尚宜有考于斯。

重修儒学记

侍郎 张志淳（永昌）

曩蒙守祯尝遣使来问乐，则贤之矣；训导振之复遣弟子登仕持状来告学校之成而征记，则又贤之。按状，学建永乐中，时蒙尚为州，向震。景泰改元始陞府，成化改元，始易向离。今嘉靖癸未，云南按察副使太仓姜公龙始辟门于左，守寻辟门于右，请丕举学事，是故殿则丹楹刻龙，肇以金饰，凡瓴甌壁榱，咸斫而磨之，加密石焉。圣贤像皆更新，建龕置帷帐之类，凡金工绘工髹工色工，罔弗饰。殿之下唐陈危级，廉隅阑楯，帅增崇而杀密有等，两庑廓而大矣。而服髻服圻服石服采，精而衷，华而轨罔弗称。故棖星之门以木则易石，故尊经之阁设前则移后。门之东西增室三楹，则曰厨、曰库、有所矣。阁之东西增室三楹，而置巨柜于中，则礼乐之器可储矣。泮池益深广，池桥益高大，而石坊有表，门之外设树，树东西设石，而骑过有禁，左辟之道故有成贤义路之表，载刻石而记之，右辟之道，更泮宫曰养士，更儒学曰礼门，俾与左适，下至周缭之坦，罔弗度，则庙学于是乎举矣。礼乐诸器，皆考经定制，轨物彰采，故无而创者什九，有而葺者什七，则器数于是乎备矣。乃又若殿门诸表，自大成素王文庙成贤养士义路礼门蛄化之属，皆守书题，不敢忽，心画于是乎虔矣。工以癸未十月肇兴，以甲申七月告成，财以两计者二千有奇，而民不与，经理越岁，而振之帅弟子能勤之不遑，训导崇智又能佐之不貳，是故士悦而兴，工曹而艺，民趋而和，役大而不劳，功成而不费，咸守事是事而无间也。君子曰：甚矣，兹举之善而状不诬也哉！守先问凤箫编磬于予，其蓄心于斯也久矣，可不谓预乎？夫事预则立，立则固，固则著，其有循也已。守又好善经术士，受易、书、春秋、三经于专门，可不谓学乎？夫学则

明。明则智，智则用心衷，衷则循而整，丰而制，动而不扰，而得民与士殆其末已。今观斯举，于振民育德设教，于和会咸勤见事，于毕务戒事致用，而载罔不契焉。则经之教直文云乎哉！然綦而上之，教之大直斯举云乎哉！传曰：教若川然有原，以邛邛而后大。兹则知邛而几浦矣，犹未大也，可不务乎。守姓左氏，蒙产，国初远滇郡守率用所产俾世。后多以教废，而蒙独以教于戏，是岂无所自哉！

明志书院记

知府 李元阳（大理）

汉相诸葛忠武侯平定南中，南至产里，西底洋海，大而都邑，小而聚落，其丰功盛烈，在在昭著，崇立而表显之，使人知所向慕奋发。不亦为民师帅者之职与？蒙郡故有书院，创于胡倅文光，历岁既久，倾圯殆尽，长沙吴公来为师帅，期月之内，政行惠流，悯书院之黍离，慨功德之未祀，乃谋诸师生父老，闻于台院司省，出已俸以倡人，一时世守左君，乡缙绅及好义者，亦各以私钱助费，具木陶甃，聚食召工，拓书院之隙地以建侯祠。因建祠之余材以补书院，为屋以间计者凡五十有六，完旧者曰杏坛殿，曰大门，曰学文斋，曰修行斋，增新者曰忠武祠，曰致远堂，曰尊经阁，曰名宦乡贤祠，曰寝室，曰书斋，曰书舍，曰来薰亭，曰拱宸馆，曰都养庖，曰饩仓，曰半轩，曰居仁门，曰由义门，曰存心门，曰主敬门，曰行恕门。大门之外凿池导泉为泮，規制既备，合而门之曰：明志书院。于是黜吉肖侯之像而修其俎石，诸生从者如云，公乃升讲堂，布师席，以平日所闻于师者铺张而扬厉之，诸生抠衣问难，公亦亹亹忘倦，自是盖朝往而夕忘归焉。环桥门而观者召立堂下，告以孝弟，众日益集，则申乡约以教之，鸣歌钟咏风雅，顿使四境之内，蔼然兴弦诵之风。

矣。隆庆己巳，公迁秩而去，士民大失所望，师生谒余于点苍山下，以院记为属。余家距蒙郡一百里而近，谗闻吴公之政之教，其何可辞，昔者孔明之言曰，非澹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先正谓其有儒者气象，千载之下德音在耳。矧此蒙郡侯所经营，顾瞻江山，仪型可想，吴公明志一言揭于院，勒于石，俾出人顾是武侯之所以为教，吴公之所以为学，一举目而自得矣。且夫志也者，心之诚也，心之出入无乡而能制之，使内不出、外不入者惟志而已。此志一立，则视富贵如倒景浮云，尝穷厄如太美玄酒，是则所谓澹泊也，澹泊斯宁静矣。吴公者弱冠游岳麓书院，其于阳明先生之学，目击而心唯，气感而机悟，故其历官所至，以讲学著闻，虽尝以此齟齬于时，然其浩大之气，直方之域者，与二三子以是求之，则吴公虽去，犹不去也；若状内述其及物之政，如造西河之桥，葬无依之骨，缓荒岁之征，祛邪巫之渎。诸如此类，特公之余事耳，乌足为公数哉！公名绍周，字景伯，号天马山人，世家楚长沙。

文庙花木记

雷应龙

凡祠庙公署宅第，多蒔花木，非悦目娱心也。耸瞻视、验久近、观盛衰焉。故乔木故国，战国已腾口矣。吾蒙庙学岁久渐圯，規制且未备，近宪副时川姜公辟门通路，洞然改观，郡守左侯瑞卿撤其敝，正其位而一新之。又创造乐器如制，滇西诸庙学莫之或先焉。花木惟明伦堂槐二，文庙丹墀柏四而已。郡人士多不满。司训王君振之，受托左侯，监督诸工匠，建诸门庑阁库，造诸乐器服，经理合宜，劳瘁备至。既成，叹曰：“花木润色，某当任之，不敢复劳侯也。”郡人士闻风而靡，争献所有者惟恐或后，所未备者君割俸金为之，家僮一二人皆废为菟，日事移

05/02/2007

溉，每移虽险远，君必躬临视护，朝夕督溉，弥数日无怠心，故所蒔有不活者鲜矣。时始嘉靖甲申秋，今甫及期而青翠交映，馨香馥郁，入其门凉阴逼肌，清气袭人，盖有未瞻庙宇而心已肃然者矣。所蒔丹墀增柏六，桂二，堂前增槐二，柏四，戟门东桂二，松四，冬青五，柏视冬青为倍，榴视松半之。黄杨如桂，筱如松，蕙、茨柏、绛桃各一，西柏十四，松二，黄阳减柏之半。竹加松之三，桂半于松，茨柏、冬青、杏榴各一，尊经阁前荡柏皆四，群英坊外柏为七者二，仪门东槐十，柏二十有二，西柏减东之七，槐如之。凡一百七十木。继此尚未有艾也。诸庠友谓古人于一物之微，犹不敢忘其所自，况君以端洁刚直，慈爱勤慎范吾人，兹所蒔固召伯之棠，河阳之花也，可使无传耶？具状载币丐予记，予闻草木之区别，时雨之化，盖尝以花木拟教矣，树德务滋，舍其梧櫟，养其槭棘，盖尝以花木拟学矣。君子于花木培植如此，而况于人士乎？诸君子花木知所重如此，而况于身乎？是为记。

科第题名记

通判 吴绍周（长沙）

成周取士之制，乡举里选，登之天府，历代因之。类多得贤之助，至宋重以省试复试，则法益精而贤益盛。若慈恩题名，唐人独崇贤科，其意远矣。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，首重文学进士，立石题名于国学，天下府州县学皆有科等题石碑，惟蒙山川盘纡，灏气融结，萃钟于人，是以肤敏蒸进。肇成化戊戌，至嘉靖壬戌，登进士者五人。永乐丁酉至隆庆丁卯，登乡荐者五十人。既而科第绳绳，渐齿中州。其中登仕者，多以廉平气节匡时名世，询之学校题名之碑尚缺，予怅然而叹曰：“是司牧之责也。”乃鸠工而勒石焉。夫石以勒石，示不朽也。尝绎孔子之言曰：“不患莫已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言名不足贵也。又曰：“君子

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言民不可泯也。圣人岂有异教哉？故求为可知，实在我而名自孚也。没世而名不称，则无可知之实，是可惧也。圣人之教，凡以示人淑身心，明道德，由是名当时而传后世，名实相须，是为不朽。此石一立，其中果有忠孝节义，循良文学，人将指其名而赞之曰：“某某贤人也，可为君人法也。”若有鄙德汙行，不齿于缙绅者，人将指其名而疵之曰：“某某细人也，宜为吾人鉴也。”稽古淮西之碑纪事不实，寻为石烈士所毁。熙宁之碑，所记皆贤，迄今珍而传之，国朝亦有因其人自罹于咎，而削去题名以示惩者。予尝游关中正学书院，见题名碑出石花二，宛肖牡丹，说者以为石中之瑞，有异人乃见，及观其中则吕泾野、康对山在焉。然则斯石之立，有劝戒之义，其可惧矣哉！蒙之大夫君子，负廉平气节者，其于忠孝节义，循良文学，因各有诣到，用以范今而启后，尤有三不朽之绩以光斯石。则后人谁不珍而传之，爱而瑞之也哉。遂忘谫陋，引其额以请于同志者。

关壮缪祠记

举人 徐第（郡人）

国初创府卫，隆祀典，凡曰御人灾，捍大患，死勤事劳定国者，悉夷之以秩功载，矧夫义勇武安王忠烈之在百世，频频如见，故其庙祀自京师以达天下，蒙之北庙而禴者旧矣。至正德初，去洪武逾几十年矣。而旧者倾，蒙之人起而葺之。迨年嘉靖，去正德又逾几十年矣，而葺者敝。于是郡侯黄山左文臣，指挥朱良臣、杨舜卿始其倡，千户赵延瑀、郡人冯经者为之董工治事，规度于外，取其仆者起之，挠者易之，隘者辟之，漫漶缺漏者涂既而黝垩之，自殿堂庑门无不飭备，撩拏绮错，盖鲜然炳焕矣。工完而嘱予记，记曰：庙祀者天下之常也，忠义者公之大节也，所以旷百世而相感者。使义也匪忠，何以效于君？勇也匪

义，何以匡于天下？公当孙曹之变，视高光大业危如一发，终佐先主，翊王室，以成鼎足之势。忠义之著于当时何伟矣。至于今之天下一统，德化大行，然中国赖之以又安，边疆藉之以眷服，四夷倚之以实贡，甚而励士率威挾伐捷俘首，无不伏之，以维我国家之盛，忠义之昭于后世，又何如其神耶？夫公以忠义报天下，天下未有有心而不激于忠义者也。未有激忠义而不思报公者也。修国之祀典以殷报称，故其庙貌所以硕而葺，敝而修，规度整饬于吾人，正以见人心之公之不容泯矣，忠义之塞宇宙，亦可永垂不朽。是为记。

贡士题名记

通判 陈凤舜

蒙化郡庠题名碑，在科第则尝有之素矣，在岁荐之士则未之有备。余于是有慨焉：夫科贡取士，乃国家之正途，均之为明体适用之学也，至于题名之碑，岂可因其不类于科第者，而遽可以偏废之乎？乃为捐俸竖碑，题厥贡生之名于下之一方，自永乐年杨鼎以迄于今皇上万历四年之贡生马志同，凡一百六十三名，咸勒无缺。相与科第题名碑为之对峙，于明伦堂之侧，抑亦观其盛且备，曾不以国家取士正途歧而二之有所偏重矣乎。虽然题名之义，固世之所尚，又君子所可畏者存焉。俾若人穷而在野，达而立朝，不失为贤者欤，则其名勒于石，而善亦因之而日益懋；如其不贤欤，则其名题于碑，而耻亦因之而益彰；是故名胜耻实胜也，人将指其名曰某人为贤者欤，吾当师之，而求其同归于善。某其为不贤欤，吾当戒之，而致其省躬之力。噫！斯人鉴，是不可以为畏乎？知其所畏则必修为之吉，而于名之题也。光于斯石多矣。苟不知所以畏，则必放僻邪侈，足为欺世盗名流，又何必事于题名哉！凡兹蒙化岁荐之士后先相望，知其所知思所以，为范今启后之章程，求不失余今日竖碑题名之

义，则思碑之在蒙庠也抑亦幸矣。此又余之不能忘情于属望之意。外翰传君以裕、焦君复森，率诸士子请事，语归而受之，因以纪其岁月云。

张晴湖生祠碑记

编修 李士龙（苏州）

祠以祀神，事生以祠祀焉，意义益深远矣。古之民牧，德结人心，爱慕诚切不能自己，或画像以瞻拜，或塑神以神非故神之，亲爱之情则然也。嘉兴县令张侯得民之深，百姓之，如赤子之恋慈母。县之大彭乡王店为巨镇，居民无虑数千家，毛棣郑滂辈集众议，欲建侯生祠，踵余告曰：“频年寇扰，棣等小民公私咸罹剝削，昼苦渔猎，夜防盗窃，鸡犬皆不宁，近时外户可无门，民甚安焉。县父母张侯，除盗卹民之功也。镇有塘桥之左，建堂一间三楹，窗牖南启，栋梁榱桷，涂绘丹垩，立侯生祠，设主作龕，簪以拜位，恒得奉薰，修崇爱敬，以展没世不忘之思。请记其事以垂不朽。”余曰：“侯无偏恩，祠于一乡非嘉民意也。”众乃疏侯善政以进曰：彼时赋困于征迫，役敝于不均，狐鼠竄匿者多失于故纵，侯征需有定限，出纳惟期而不困，徭编亲捡薄册，革吏胥之奸，劳逸适均而不伤，凡诸收纳悉归公帑，绝侵那之害而无堕误，招集流移，民皆安业，里中无积荒之田，飞鸱船不得入乡村，而勾拘有法，闾阎无扰害之祸，日直通融，多寡有则，坊甲得减损之利，此其功德被于邑中，不特一方之惠也。嘉民孰无建祠之意哉？若夫大彭之里，盗每窃发，群呼响应，掠财帛，掳妻女，视倭不异，民甚苦之。侯密遣缉捕，计获其首而党类悉擒，数十年蔓延之祸，一朝解尽。此生祠之所由建，亦嘉民之同情也。譬之痼疽在肘腋，庸医不施针砭，服以常剂，甚至惜其肌肤，而患流胸腹，大命几绝矣。医师遇而至焉，审势察机，一溃即愈，于时能不以再生之恩报礼医师者乎？大彭

之民病痾者也，侯即医师也。此生祠之建虽嘉民之同情，而大彰之民尤切于邑中之民也。崇祀报功其容已哉。侯名烈文，字元焕，别号晴湖，云南蒙化卫人。业礼记，尤精于易，无书不读，率能条悉其大义，家学有承，中癸卯乡试省魁，登癸丑进士。初下车辙，履戎务驰逐供饷无休息时，尤能以文学饬吏事。所辑有《百氏统要》、《文海流奇》梓行于世。其学博通今古，故发于政事间小大得宜，皆古人精神心术之蕴云。呜呼！侯廉洁为立身之本，其他善政，烨然枝叶，皆可观览，御灾捍患，功德在民，应变之才，乃其余事，是可循礼立祠于乡矣。庸作歌以纪之。歌曰：侯产南服，学浚渊源；统一道真，不由师传。拔峻巍科，天荒始破；妙选瀛洲，逍遥独步。筮仕浙西，嘉禾作宰；适履时艰，衣带不解。补偏葺敝，百度惟和；消奸剔究，祛盗息魔。庶民乐之，子视父母，瞻依怙恃，一心万口。何以报之，生祠时祀；愿侯绥福，德泽永世。作歌镌石，慰此下民；瞻覩怀思，佩乃殊勋。

永济桥记

李元阳

蒙化甸头永济桥，府通判成都泮江薛君之所建也。此桥于春秋冬可有可无，若夫百川灌河，流潦奔骤之时，顷刻之间，水深丈许，频年人马冒渡而死者，不知其数，铺邮递文，戴星承命者往往阂阻，以此罹法网者，岁又不知其几矣。自有郡以来孰究孰思，薛君莅任既两期月，政成化行，万历初元春，仍以桥事谋于乡大夫晴湖张君，遂兴兹役，委仓使梁儒督发山木，五材既具，首尾十月而竣工。愚谓近代守令，但知计俸度日，任满而去，境内桥梁道路大为民病者，一切付之不问，乃薛君毅然任为己事，捐俸康首倡义举，一时士民莫不感动，效工施材有差，而太学童瑜季昆其著也。呜呼！非有感人素而能然乎。余居邻壤闻行旅

欢声，因买石识某岁月，此桥共费银玖拾两，其施一钱以上者并列名氏于碑阴，庶几将来随坏随修，勿替嘉惠之意云尔。薛名希周。

建永春桥记

副使 张烈文（郡人）

蒙部民处郡西，河者三有二焉。河受诸山壑水，顺流而下，通于大江，入南海，倏雨洪涨，渡而溺毙者年每五六十人。先是，善耆巨族尝营筑石墩数座，排木为道，往续赖之，水或骤泛，渐随崩圯。隆庆间掌郡事通判天山吴侯，怜民无辜陷落，捐俸博劝，计作高堤石岸，架桥屋十余楹，状如长虹，数年民庶登涉，颂德称便。今柱木悬脱，桥栋欹颓，溺伤如故，远迹咸咸，胥有建助之思。一曰会大人长者皆云，构木难久，罔若朋心合力，起石联砖，世世可无虞也。于是偕智士人老相与列图规画，费可千金，即首捐金百余两，募石工治料，陶人模埴，山人伐材，灰人煮石，掘筑之具，靡所不预，然后周劝臧义施助有差。不数月间木石山积，砖料云仍，乡老矢心，各厉管摄，时荷署郡五井提举字刘侯，顺蒙参将两江刘公分俸乐倡，严命阖城运石，董以才敏，计日报绪，卜期始浚河底，功入孔艰，乃合力车水，且掘且汲，深六尺余得实地，即累石密树墩基，墩中插列石柱十余，下横条础，参差犄角，隙缝填充泥砾，边石四围锁以铁链，历级如是，未盈三月，两墩俨峙，秋夏架木，人获利涉，留春圈为龙骨，起丛台，将四月而桥成矣，势如玉龙挺汉，光腾渊渚，为一方巨丽。虽工繁力重，曾无一夫伤，一石损，基立允坚，功举如料，谓非吴明幽相也耶？夫桥功莫浩矣，难于创始，顺于结终，永固求弗悔者，尤在经计之缜密也。故非官长罔以肃货责之令，非士庶罔以裕广费之资，非约众罔以效阅察之劳，非不佞罔以任运率之机，是故桥功克就，善惠圆成，经行者乐于坦途，过

涉者免于沦溺，永无履险之忧矣。功德在人岂浅浅哉！然斯桥也，匪但济人壮国，惟甚郡东诸山合翠，西岭隔流，灵络不续，是桥既建，金麓之脉锁归城西，形势钩连，会灵洋水，时于东南之巔，高造文标以应之，则峰貌凌云，桥光焕日，两沛精华，涵孕英杰而科名彬彬矣。岳灵生甫及申其肇兹哉。况春和景明，山川敷彩，桃妍柳映，环布桥岸，冠盖绮绣，相望于道，而壮观殊胜，雄焯一时，又郡中硕秀也。河岳错瑞，烟霞联辉，目豁神怡，不独为一人之乐而已。噫！永春名桥，创阁钻石，冀神明之永护也，俾上下恩功，昭垂百世，登游者宁无颂祷之快哉！是为记。

石门山记

李元阳

石门山在点苍山之背，嘉靖甲寅春，予约雪屏赵中丞，史城扬江津，遵洱河历天桥出宿漾濞村，翌午至金牛屯饭，当孔道有石如牛，村因得名。骑向石门，乱石荆榛，至则两壁墙立，青苍万仞，有若门焉，予窥其中，万松参天，高岩蔽日，阴森窈窕，深十余里，窄处如铁硖，广如桃源，两岩石苔，不可著足。南岸峻削，石色苍然，北崖亦斗绝，然石上负土松澗之际，可亭可卧，流泉穿石往往成渠。有顷，但闻水声淙淙，如鸣琴佩玉，林间鸟语，素昔未闻，令人起绝粒之想。东一峰尖削，积雪未消，正临壑上，时日亭午，苍翠之中，植一玉笋，与壑中水石相为照，忽有惊飙从空飞坠，声如訇雷，凜乎不可留，从者抚挽而前，有野老来告曰：“壑底少人行，须从高处俯瞰，则壑中景物能遁藏矣。”予三人乃折东北，缘坂而升数里，至一寺，汲泉茗少憩。又东一里，有大石四面如削，村人构亭其上，今废。又东南升三里，至仙真阁，阁南有石洞。洞前石槛可凭，则乡之石门在其西，下视数千尺，或窪如盎，或方如槽，黛蓄膏

淳，不可名状。微风度壑，如怒涛击撞，即乡之雷訇处也。因坐洞中赋诗小酌，二道士献盘馐，不知其名，尝之甘，食尽。二公曰：闻此山有石岩，侵晓骑行三十里，遥见一物，如白莲杰出翠微中，僮仆皆欢呼，骑者加策，舆者努挽，至则佛宫倚岩而构，以地里计之，当在点苍悉达场之背，四望空阔，心目豁然，便有御长风凌倒景之意。雪屏曰：“昔者观于大壑，则思守独，乃今观于绵渺，则思远游。二者将何取衷哉？”史城曰：“昔所见者奥，故思深；今所见者旷，故志大，势使然也。”予曰：“境变则体殊，情生则志隔，皆有乖于圣人之常者也。得其常者安，安而能迁，奥旷游守，非一非二矣。”公皆首肯。遂下山，由捷路行，至绳桥，为汉求菟酱之路，至湍溪，为唐御史唐九征立铜柱地，今失其处矣。比入漾濞已黄昏，秉炬行八九里，宿尹氏村舍，明日早发，途次见急湍怪石，辄停舆坐玩，薄暮复至中丞宅，留饮乃别。

拟莆山记

雷应龙

予昔令莆阳，首崇先民以风人士，求宋侍郎林艾轩之墓拜焉。见其封中隆而规，旁曲而仰，问之曰：马鬣封前为陞三等，草薺之甓而翼之以垣，简而文，宏而固，足迹所至未之前见也。草莱四塞，垣地半圯，命工剪而葺之，因窃今人子于亲体魄藏之如是，可不谓快于心哉！然犹恐限于法而不得也。久而出入郊原间，见缙绅家封兆尽如之，营于宋以前而尚无恙者固多也。及稽诸礼，高广亦符于式，遂详其法图之以归。迺者不幸先母弃养，既合葬先考于是山，又迁先大母亦合葬先大父于此，乃召工授以前图，指示法制，次第与南田兄董治，凡再阅月而成，上下二塚之间，仰而观，俯而思，豁然秩然，如履莆山而睹其封也。因名之曰拟莆山。乃若有庐厥巔，巍然环拱于左者，为思禹山，土石之

暇与儿辈说禹贡于此，因名之。山之西南巨石嶙峋，洞门中辟者为含春洞。益辟其旧为先生守一翁藏修之所也。波澜起伏，自高而下，翼于右而抱于前者，曰连珠峰。峰外有山，巉然峭壁当其冈，高可四十尺，长五倍之，如榜然者，曰虎榜山。皆以形名也。先子马鬣封之东数百武，有石砧然为慈羊石，乳羊失其母，他羊乳之于此，不欲设其仁名以识之。循石而下，至山之麓，有水铿然者为鸣珂溪，名以声也，既凿山石，拉郡伯三鹤左公、友人方茅诸君大书之，又记所以名山之意，而因及其余，如此磨岩石而并刻之，庶后之人有所考焉。

云隐寺记

何俊

佛乃西域圣贤，汉明帝时遗像始传于中国，其教以虚无为宗，贵慈悲不杀，寓言谓人死不灭，复受形于宇内，其生时所行之善恶皆有报应，劝诱庸人归于善道，由是上自王公，下至庶人，倾囊倒资，奔走道途，崇信敬奉，无间大小，其名山胜景，皆为所据。有佛殿僧房，皆极其精巧。呜呼！佛之感人何敏速广大有是夫。其亦好爵尔縻之谓欤。蒙化乃云南之名郡，而峨嵋图山，乃蒙化之名山，去郡城一舍许，昔细奴逻筑城以居，而于山巅建云隐寺。僧号悟空者云游至是，见其山水之佳致，仍募本郡土守左琳母恭人张氏鼎建寺宇，范金为观音像，以奉事焉。未几，琳弃世，弟瑛代职，承母兄之志，熟罄其资，鸠工集材，琢石陶甃，中建大佛殿，塑以五如来，前建轮藏殿，贮一音宝藏。后为圆通宝阁，外为四天王殿，两廊则间为禅堂、僧房、云厨、宝藏。钟楼有楼，以警晨昏。常住有田，以给日食。寺之左右，僧有静修者各一小庵，曰弥陀、曰华严、曰古心、曰净明，皆郡守为之营构。莲池花坞，松柏禽鸟，果林蔬圃，映带后先，巍然翼然，规模壮丽，黝垩丹青，炜炜煌煌，光耀远迩，诚一方之大

丛林，又非昔时之可比也。郡守瑛命义官张聪来请记，予儒者也，与佛老素冰炭，今不拒其非而反为之记，盖嘉彼寓言之力广大而有以感乎人，土郡守能好善而有以化乎人，士民能从善而有过乎人，均可与也。记乌得而辞之哉！

玄珠观记

失名

蒙城之东山数里许，旧有玄珠观基，蒙□□□□也。旧刻始无考，相传唐之中叶，蒙氏盛强，蜀人有以黄白之术售于蒙诏者，蒙人俾即其地设蒙化观，以为修炼之所。今之观井，其遗迁也。蒙氏中微，台殿榛芜，几何年矣。天朝宣德纪元，今观主王仲玄之父德清，乃儒官之裔，流寓蒙中，感异人指授，得祈禳神术，蒙人长少亦咸以异人礼之，尝从绥远伯王公往远建奇功，为势家所嫉，乃即观基之傍构屋数椽，星冠缙服，托迹老氏以自废。是盖儒者之用权，知德清者亦不以是少之。德清卒，葬于其山屋，当东北有神道焉。葬未几，仲玄与其伯氏俱壮，指其屋曰：“兹惟吾父栖神之所也，可使与彼观居混乎？”仲玄乃市材鸠工，谋于今太守左侯慎之祖，即古观基构尊礼玉皇之殿，铸其像则，他门廊庑舍，凡观之所宜有者，豪右之家，亦多义而助之，不数年间，巨细毕举，又构数屋，集郡中学老氏者居之，以奉其祀，扁曰玄珠，还其旧也。仲玄故儒家，少与伯氏皆婚宦族，彻土之毛，其入足以自给，仲玄偕其伯氏仲澄、仲明，日相与优游于厥父所构之堂，时蒸时享，情与文俱足以慰所天于九原之下矣，若观中之有事，与凡祝老氏者之营营，仲玄概莫之与也。仲玄读儒书，通理道，尝沾隐疾，留心轩黄岐扁之书以自变，蒙中庖廪有不乞灵老氏，而必之仲玄以资其济者，岁常数十百人，仲玄不憚劳瘁，走而全之，弗以利利。因观傍有二，仲玄将营以自老，出观西北数百武，有封蔚然其高可隐者是也。仲玄为人，其

笃于亲亲，笃于外人，大率类此。玄珠之建，意固有在是，乌可
以凡为老氏者例视之耶。

慧明寺记

布政瑄 孙学易（楚雄）

佛，西方圣人也。教流东土，自汉唐以来，明王贤相，硕辅巨儒，多遵从之者。迨我国朝，其风愈炽。是以名岳大都，招提闾闾，在在有之。滇之蒙阳，古阳瓜郡也。欲古民淳，崇尚释老，明威将军颖川张侯，同其公子少川比丘立庵辈憩游，喜其背伏虎，面峨岷，北距点苍，南游巍宝，瓜江环带，碧水长川，沃野烟村，星罗云布，遂有展土之思。建竖前殿以为焚香之所，其时响应者张应科、陈钟桂、张恺、饶大用等喜于助缘，而禅室经堂，创始于荒烟蔓草之中，未几立庵西逝，而寺荒唐矣。时西蜀禅僧金山者，外圆内方，飘飘然有出尘气象，颖川乃同徐君德阳，恳致其来，以主其事，徐乃捐资建大慈宝殿，两庑经楼，师同亲友本空驻锡三载，事修人和，俗居开悟，而受法派者日以益众。乃募刻《妙法莲花经》一部，《金刚刊定记》一部，本空将大法与众见闻，年余功始就，劝诸善信铸金相施，常住者数人以兼供输之费。今年丙申，卢侯云江水君辈，起山门罗汉廊等事，而寺之规模始备，虽钱谷之用出诸众人，而化道之功其可少耶？工完题其额曰：慧明禅寺。以图上报四恩，下资三有，而建寺之意无余矣。然余尝参诸佛典，盖佛氏之出，为一大事因缘，而其心法，以无为为教，以空寂为宗，灭诸形相，离诸见闻，以至虚空粉碎，不挂一毛，大地成金，全体独露，则如来即我，我即如来矣。兹夫崇台广殿，埏土铸金，暮鼓晨钟，朝经夕礼，是以色相觅我，音声求我，以为成佛之因者，去之远耳。虽然，见相生心者世人近习也，如来以八万四千法门随其见解，喜于看诵者，教以寻文揣义。乐于施予者，教以铸金为像。得于参证者，教以

五戒三规。庶僧俗相依而彼此兼济矣。至兹游佛之门墙，传佛之衣钵者戒而定，定而惠，见性明心，直超彼岸，以求无愧为之道，斯可耳！若夫日居月诸，徒为安饱之计者，非吾之所也。是为记。

本朝

修建尊经阁记

参议 王瑄（交河）

慨自俗吏，弗识治化之源，乃于公署宴息之所，往往穷工极巧，而回廊层楼，务期妙绝尘区，虽劳民伤财，彼终有所勿顾，独至我夫子圣教攸关之地，反漠焉以相值，即倾颓颠仆，急需一椽之力，悉皆置之不论不议之列。噫！乃如之人恬然居民上，而欲其美风俗，广教化，上不负朝廷，下可对士子，顾不难哉！余家世儒，素非圣之书不读，非圣之言不言，蒙我皇上简命守视滇西，值岁时瞻谒圣庙，则宫墙旧泽，久而弥新，且不禁喟然叹兴曰：“表率乎天下，而鼓舞乎人才者，不举系此孔庙哉！”所以一遇属吏，即淳淳以圣宫学斋相劝勉，以为圣教者万化所从出也。闻之蒙化岩邑也，历来诸守牧，非必尽庸劣者流，然而求其循良著闻，卓卓可传者实不少慨见。兹何幸而郡守蒋君闾庵者，幡然大易乎俗吏之为，莅政甫几乎一载，而种种善政蒙府同舌而贤之，猗与休哉！余闻之喜不假寐者阅数日也，顾其间重修尊经阁一事，尤为识致治之大体，明敷政之先务者矣。盖圣人往而经在，经在即圣在也，尊经即所以尊圣也。且夫经所载者，无非忠孝节廉，移风移俗之微，权今蒋君于尊经之所在，有以维新之，都人士咸知经之不可不尊也。如是人知尊经，而尚有俗不醇风不厚者欤？家诗书而户弦诵，吾知勃然而兴矣。况今圣天子重儒崇道，于东山泗水间特加意焉。异日者临轩采风，蒋君殆拱璧者欤！噫，从此加励而冰兢自矢，则不愧为圣门之功臣，自足为盛

朝之砥柱，余终于蒋君是望也夫。

改建明伦堂记

贡生 张锦蕴（郡人）

帝王建学，首重明伦，则尊尊亲亲，叙次无容或紊，况事关祀典，制属庙堂，斯更伦之大者。使规度失宜，位置无当，在今人之心有所未安，将揆诸古人之心，亦必有所未愜。然非具高世之见，裕大有为之才者，亦曷克厘而正之哉！蒙之建学，肇自先明，经营构造，前贤各殚厥心，功载贞珉，无庸琐述。独是明伦之堂，显踞于圣殿之后，而衍圣宫祠，反附于明伦之旁，非所以隆圣敬而慰孝思，迪生徒以兴礼让也。前人屡议改图，终属道旁筑舍，岁序辛未，简庵杨老公祖来抚吾蒙，敦伦饬纪，敷典师彝，相观而化者，罔弗尊其所尊，亲其所亲，以申其孝享之志，伦之明于士民者如此。时因释奠，睹圣庙之失叙，慨然以厘正为己任，爰议明伦堂为启圣祠，授之廡翼其左，毁伪镇署建明伦堂，以训导之署翼其右，诸凡殿庑、斋亭、坊表、阑楔、垣墉、庑级、衢路、台圃，靡不出自匠心而区画之。举凡攻木攻石，刮磨搏埴之功为圻为垚，审曲面势之役，皆捐俸而酬其值，虽绅衿各有所助，不过千百之十一耳。是以巧者呈能，朴者罄力趋事，士君子来赴功者为归市，聿致隆栋翔云，飞甍翥汉，簷牙高啄，廊腰曼回，靡不井然秩然，各得其叙焉。自今裡祀者无陨越之嫌，肄业者鲜僭越之失，秉铎者有讲贯之宫，趋跲者得率由之道，举数十百年之失，序者一旦而厘正之，微公之力不及此。噫！斯举也，上以仰承先圣孝享之思，下以起振斯文仁让之化，洵于建学明伦之意为克副哉。自应俎而豆尸而祝，亦历数十百年而无有极矣。公讳天眷，号乃西，字简庵，襄平人也。

重修圣殿并尊经阁记

提学 张倬（安平）

自古设官分治，每以崇奉圣学，振兴文教为先务，凡以广化导、美风俗也。辟雍致颂乎周京，泮水兴歌于鲁国，尚矣。迨文翁化蜀，汉史传其盛事，常袞治闽，唐书载厥嘉猷。卒使蚕丛穴，僻壤遐陬，莫不家弦诵而户诗书，一时士习民风，匹休邹鲁，后之考吏治者，咸奉为循良之典型。今蒙化处西滇之西境，其间历朝相望，名公巨卿代不乏人，亦一镇之雄也哉！至流寇蹂躏而后，吴逆变乱以来，学宫鞠为茂草，子衿悲其佻达，官斯土者率多逡巡塞责，于黉宫教育一事，竟鲜有过而问焉者。即间有一二贤豪留心于此，迹迫于簿书期会之不暇，求其捐金营缮，克日落成，如今之太守者不少概见。太守自分符蒙化，善政班班可考，其大者捐修圣殿以育群才，重建尊经阁以敦雅教，堂室巍然美轮美奂，俾士子朝而讲贯，夕而服习，以此崇奉圣学，振兴文教，其心良苦矣。自兹以往，士习丕变，民风淳穆，太守之功，岂在文翁常袞下哉！太守姓蒋讳旭，字闾庵，江南凤阳亳州人。

重修学门泮池记

举人 刘讷（郡人）

学校者风欲之本也，而学校之兴废，又视乎人。吾蒙建学其来旧矣，明嘉靖癸未，兵备宪副吴郡姜公龙行部至蒙复为修之，其大门外泮池与阑干，皆以坚珉为之，池面有壁，左右有石坊，昭其固也。迨兵燹后而池满焦沙，坚珉尽为豪家玩物，虽折柱颓垣无复存者，一片荒烟茂草，不胜萧条。后有及肩土墙，无门户启闭，以故牧子樵童习为大道，甚至有乘马而过者，悲夫！圣人之门何竟至此。十年以前，皇上诏天下重修文庙以育人才，而吾

蒙学门倾圯如故，岂废运未终欤？仰亦待人而兴也。前太守乃西杨公欲修未果，适蒋老公祖以谯国名儒，来守兹土，瞻至圣见学官废状，深虑士习委靡，文风弗振，有失朝廷培植人才至意，即出俸资，选良才，重修大殿，明年丙子建尊经阁，不数月而告成。丁丑又命署经历段绂鸠工，垒壁浚池，拓地二丈余，树门于旧小石坊外，用阑干卫池，仍覆以瓦，徙二石碑于门前以禁舆马。兴作之初，公以民间疾苦，赴省面陈两台，及旋而厥功告竣。公即临瞻视，犹以为卑隘不足壮圣门观，爰亲为筹画，又捐金复修，采石以严池之周，罅隙必治，构学门而高之，巍然二坊对峙，绘以丹彩，悬额其上，一曰德配天地，一曰道冠古今，为蒙郡伟观。落成于戊寅季春。儒学先生朱袞，率诸生属予为文以记。予复之曰：学之兴废，诚视乎人也。夫人之游圣门者多矣，一受人家国事，惟崇台榭，美宫室而已，否则修祠效庸人邀福耳。至于学官，欲求其足蔽风雨而不可得，又安望壮丽坚久乎。此无他，盖未知古今帝王立等，非徒具文，所以厚人伦，美风俗，端治本，而广教化于无穷也。公是举诚操其本，而小试于一郡，异日佐圣天子敷化，自德教溢乎四海，以收作人之效，而诸生亦当体公意，日讲求乎诗书之旨，重道义，饬廉隅，修德励行，求为圣贤中人，不徒以章句之末取青紫于一时，将处为良士，出为纯臣，植纲常，扶名教，追古大儒风概，使天下后世人指而目之曰：此为贤太守某所育而成者。乃邦家之光，非闾里之荣也。先生曰善。予退而为之记。

育德书社记

观察 徐宏泰（南城）

育德书社者，蒙阳太守张公捐俸独成，以造士者也。公治蒙阳三年，人和政浹，百务具兴，而乐育英才之念为尤笃，适己酉春仲朔三日，公庆谒文昌帝，广文李公率多士进曰：“讲厥书社

乃合众图，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，敢请首题为诸士倡。”公阅毕欣然，谓合众成之固易也，然当输将孔急之会，诸士力有不及，恐犹筑舍道旁尔。问其书社，则荐绅督学宣公之旧居，意在入山逃禅，绝迹人世，愿受时值，金议若干，太守公遂捐己俸如数与焉。且亲临馆舍，见栋宇之仄者治之，液榑者新之，藩级之，倾者正之，瓦甍之毁者完之。若门若扁，种种毕治，是役也。宣公得此，买山得此，买山有资，禅隐可适，多士讲读有肆，游息有所，一举而两利焉。是皆太守公棠阴所及也。欧文忠有言：“学校王政之本，古致治之盛衰，视文学之兴废。”太守为此，治与古合，繇斯以往，多士朝夕于斯，商确古今，深淇斐磋磨之益，道德文章务远且大，异日得时则驾步武于乡先哲，如杨文襄、纪昀夫、严昆明、雷孟升诸公，殊功卓品，彪炳后先，俾继起者有所法且有所赖，庶不负太守公域朴作人至意，岂徒弄笔墨傲利达而已哉。诚如是也，斯社且将与鹿洞、鹅湖、考亭、岳麓并传也已。盱江徐宏泰，侨寓兹土，获睹盛事，诸君子请予为记，因述数语，镌诸珉珉，太守张公，讳曰善化，号继之，三韩人。

石龙山记

明经 张芳誉（郡人）

寺之兴废系乎僧，僧之去住资乎食，使有寺无僧，难供香灯修葺，有僧无食，谁能辟谷乐饥，自兴而至废，可计日待也。郡东二里许有山石龙，支分灵应，案绕锦溪，降峦袞应，水活地灵，洵胜概也。选达李公奇英赏识其奇，特创玉阁仙都，莲台佛殿，水亭香积，绪堊辉煌，香花翠竹，偃映石桥，高柳长松，回环阊苑，恍然天成画轴也。然常住无存，僧难驻锡，几于废，而莫必其兴矣，适有僧性量独悯其废，力图其兴，爰募十方，特为补葺，焕然又一新矣。究竟常住无资，恐后此不能有继，今日虽兴，可必异日之废耳。时有郡士段濂慨发弘誓，愿以自行置买张

陈二姓之田房，捐为香积之供，考诸契卷价于田，今独捐舍而无复靳吝，此其意亦欲有食以贍僧，有僧而寺不虞其废矣。夫一寺也，惟李公则克善厥始，惟性量则克继厥中，惟段君则克成厥终。善果之成固如是之难哉！然非志之贞珉，则日久而人怀覬觎，年深而僧昧源本，不几先后胥负欤！爰是书其价值，列其段落，俾考其详者思其难，食其食者体其心，而不怀覬觎，不昧源本，则千百世可常兴而未艾也。子是以不恶弃鄙而赘为之嘱，今旧僧别居丛林，特延僧性学师徒侍奉香火，其三家村租，以作天灯之用，不另为记。

文昌社仓义田记

张锦菴

君子之乐善，固无一不欲以身任之矣。然论缓急不论大小，论久暂不论巨细，如其急则升斗以资涸辙，固胜挽水西江也。如其久则细流可积江河，不必忽为涓滴也，诚契其急且久者而力图之。则施与当而流泽远，彼大且巨者不亦于此而积之哉！吾蒙旧有义仓，别公私焉，公则职于官，私则职于士，曾几何时，胥废于兵燹。至己酉岁，二三同志复兴私仓，得谷七十余石，糴于荒月，则减价十之三，荒岁则减价十之五，荒甚则不受价而馈送之。虽人仅一升，多不至再，然市价平而弊不至于腾长，荒歉济而名复混乎施受，是诚周急而垂久之仁术矣。行之五载，众咸称便。无何，风鹤虚惊，未敢复为积贮，计约所糴谷价得银三十九两，照时价置孟君锦莲瓦窑村田以为久计。孟亦愿减原价以勤功德，然惜所入薄而惠不周，适郡椽李君达天之女与夫小忿而雠，经李仗义释怨息讼，将其应得装奁银十七两，市刘天御杨蕴琳石孔村田以附之，二人亦各减原价若干以勤善举。夫人情所不能忘者怨也，所不克淡者财也，今于骨肉之怨，分内之财，而忘且淡焉，是虽义士仁人所见不侔于流俗，亦可卜义仓盛举，将日益而

未有艾也。自是赈穷周乏者栉比而兴，尚义施仁者鳞鬣而起，俗归醇厚咸耻夫偷薄，人尽慈良不即于贪鄙，是善之急与久者莫过于此，而善之大且巨者亦莫愈于此矣。爰志其祥，用垂诸石，冀乐善君子相继而扩充，毋浸渔而中废，且不以荒芜田地混入而反害之，则夫人胥庆，而食报又宁有涯哉。田粮价租，详载如左云。

新建山川坛记

教谕 张端亮（郡人）

君子之从政，则事神治民其先务矣。然事神尤为治民之本，如其肃坛壝，飭庙廷，戒牺牲，洁粢盛，而明德以荐馨也。将风雨时而旱乾水溢不衍其候，山川奠而刚柔燥涇各适其宜，则安阜可期，灾浸不作，天休滋至，境域安宁，是民之乐利实原于天之降康，治民必先于事神不昭然哉！今之郡守古之诸侯也，天子祭天地，至境内风云雷雨山川百神之祀，则郡守主之，第蒙因兵燹，析报之坛久已鞠为茂草，简庵杨老公祖，适因禋祀惻然伤之，爰是芟荒薙茆，剪棘锄荆，鸠工庀材，陶坯范埴，创崇殿以栖神，构巍亭而奉主，且斋厨有制，廊舍有经，阶台有度，门衢有等，垣墉勤矣，而墜茨必涂焉；梓材斫矣，而丹雘务加焉。于是乎趋跽灌献，凜赫濯之声灵，登降肃将，俨旦明之昭鉴，缘以迓祲祥而祛沴戾，殄螫贼而锡丰盈，可不事烛照数计而龟卜矣。不宁惟是，异日者望彼东隅，郁然森秀，父师往而风焉，群弟子追而随焉。爰问德何以崇，愿何以修，惑何以辩，将身心之益亦于是乎收焉。不亦与鲁南舞雩共传盛事于不朽哉！事神之道，其系于治民也如此。而公体而行之，是诚从政之先务也夫。夫诚从政之先务也夫。

蒙化府志序

同知 朱光霁（郡人）

孔子曰：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。”周礼曰：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志之原也。”是故文献不足，孔子憾乎夏殷，册在人存，成周之文郁郁乎。然则好古敏求，固夫子之素志，诸侯去籍，轲也如之何哉？秦炎方熄，汉兴，萧相汲汲图籍，班马奋起，寿晔嗣兴，于是纪传昭乎国史，谱牒藏于家乘，词赋极其铺张，记说该乎谚俚，数千百年秉笔者不知其几，而后世得有所考，不抵于伧伧焉者志也。志也者可谓要乎？匪文匪献，又孰从为志耶？吾蒙僻在金马碧鸡之外数百里，山川阻深，忆昔六诏称雄，奄有裔土，虽文趾成都，尚尔吞噬，入朝天子比之单于，金钿锦袍宠赉不一，况百蛮鸠集，诸部蚁聚，何敢抗乎？是故语蒙者不曰九隆肇兴，则曰细奴受命，泸令穹碑，颂扬功德，尧舜赞普，识者鄙之。买嗣篡蒙，赵杨继逆，运移段氏，宋祖斧断，华风斩然，必烈拾取，委而去之，段孽复振，分治相抗，犹之燭火。呜呼！不有真人崛起，赫然大明，汛扫毡裘，驱逐豺狼，则吾蒙虽有山川奇灵，其如鸟俚兽习何哉！百世以至千万世可知也。仰惟圣神功化自有范围，奇器深契鸿钧，当天兵取滇，时唯洪武十三年九月，是年云南平，又明年大理平，而乃留其数十万布之各卫若所，即异乎诸葛武侯三不易之见，诸彝环而视之，犁其庭，据其穴，俯俯不一，喘如羊

豕，然人知制驭蛮彝莫过于此，而不知速化之道正在此也。是以至今百九十年，诸彝染吾华风，深山穷谷，倾耳宫谈，强弩利刃，甘心国法，若冰消于春池，酒融于槽丘，作之者不知其劳，而化之者莫测其几，且徙民实塞，秦汉历代往往未臻其效。霁也尝游西北之区，昔之连城巨栅，今则靡有子遗，而受降寥寥城于河外，万姓伤心，同乎草野，未睹今日万分之一。盖前代英雄，知其一未知其他，师其迹未握其要者也。惟我圣祖聪明，一阅滇图，即谓风和气厚之地，君子道兴之所，故老相传，巍乎焕乎，岂不曰：吾滇可以奠安中国之民，而丕变百蛮之习，其在兹乎。诸军虽有离忧，久乃乐土也，一时捐弃万世藩屏也。况有大将体国世忠处置得宜者乎？吾蒙在滇域之内，譬之四体，毛发尚通乎血气，吾蒙岂毛发比耶？霁也蒙人也，感激渐濡之余，斯志之不容不作也。作者每于沿革尽精，载籍遍索，人文靡遗，物华毕露，然后为至，呜呼博矣！可以泛志乎他，而不可以独志乎吾蒙也。蒙也者譬之身也，天下者犹夫众人也，古云博于物而不博于身，何博之谓也。用是精思，吾蒙之所以有今日者，由我圣祖开辟之功，累世相渐之化，而用夏神术，尤当载之天工，故未敢以军旅之事，甲冑之流，置之末简，若是府卫非异，而兵农合一道也。志之巨目有四，而群目附于巨目之中，一曰建置，二曰形胜，三曰人物，四曰文字。猗欤休哉？文武并用，万世长策，忠孝大伦，斯民直道，志所以资治，而治道在于明伦，明伦也者，则又变夷之首务也。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，志也者可以徒作也哉！窃尝见先进西麓方伯田公，辑其乡思南府志，预斋兵宪田公序诸首简曰：今仕者恋中朝内郡，鄙边方，一阅除书，即神气沮丧，默默就列，一切自利，冀朝夕脱去为幸，何暇及民，然则思南之民固无负于郡县长吏，为郡县长吏者独忍以边方鄙思南之民乎？吾蒙较思南远更数千里，田公之言尤为深中。呜呼！斯志之不容已也。杜甫云：“炎风朔雪天王地，只在忠良翊圣朝。”岂独

思南然哉！

官斋听雨序

布政 郑岳（福建）

苏长公与其弟子由，少相友爱，既壮，各宦游四方，偶读韦苏州风雨对床之咏，惻然感之。故其诗曰：“风雨何时听肃索？”子由亦曰：“长送中宵风雨声。”唱和往复，屡属意焉，遂为后来故事。夫风雨无情也，人感之而情生焉。羁游旅寓，则其感尤切，合而喜，离而悲，自有不能已者耳。蒙雷侯孟升来尹吾莆也，其伯氏孟乾君将妹之枣阳，遂阅数千里来视孟升，睽违数载，幸一相聚，夜雨剪烛，对杯酒语，刺刺达旦不能休。顾念慈闾万里，不能久稽，侯亦以倚门深望不敢留，其塾宾林生颖，以其情告予，且为作官斋听雨图，属予序之。予病未能走谒君，接其言论而望其为人，然尝得景内翰所为文读之，知其概焉。雷上世南京上元人，入籍于蒙，世不失文献旧习，至侯之父上舍公，能孝以事母，而抚其少弟有恩，卒成敦睦。孟乾少孤，事母抚弟，一如上舍，而严守其家法，所司欲上其事不果，乃扁其门曰孝友。审若是则君之为人不易得也。昔叔向之兄铜鞮伯华，多闻内植，士大夫不与叔向游者不知伯华，予幸因侯而得君之贤侯，孜孜勤职，节用爱人，自奉简俭，寒士所不堪，而器度宏深，不见畛域，窃怪偏方绝徼，所产特异如此，亦必渊源有渐，吕荣公谓内无贤父兄，而能有成者鲜矣。今观伯氏久知侯之成有自也。慨予少孤，亦赖吾史之贤，抚而教之，得至今日，要其事迹颇类，然拙性狷陋，卒与世忤，如侯者充其所至，诂又可量也哉。予于是重有感于侯也。一时离合，无足深念，古人有言曰：“贫乏不能存，此是好消息。”君其遄归式慰倚门，请诵是言，以为太孺人寿。

李元阳跋曰：蒙之雷公应龙，卓犖俊伟，嘉靖间为御史，独

持风裁。初令闽之莆田，其兄应阳往视之，公喜动颜色，莆之士作听雨什以咏歌之，盖其孝弟之笃，匪直称于吾滇，即莆号贤，犹一见而异之，诚之不可掩于兹观矣。余后公为御史，巡入莆，讯公行政风流之概，自莆有令，得升名宦者，至公二人而已。

望云卷序

中丞 孙继鲁（昆明）

松山子曰：予读朱方茅纪郭菊野劳辛本末，惆怅良久。及见报春望云卷，乃思彰其愿焉。适云中多事，主上北顾靡宁，时予竭狗马转饷及兵，而文墨未遑也。迨出守鄯城，携卷以随，每循行望太行洪河之胜，入牧豎吊于王子，乃诵孔氏铜盘之铭，方将序兹卷。时菊野子今别驾大梁矣，不可已也。夫菊野望云竟成厥志，实在朱方茅所记中。噫！悲矣！悲矣！兹菊野所以昌欤？向使菊野报春望云，雅志不坚，则先君子旅櫟朽腐长淮，而诸散忘懿亲咸沟壑矣。岂不痛哉！初菊野往来燕台，为予道长淮故事，殊可惊，泊舟少顷，登岸暂游，即动情不克禁，乃遇老长若相知，备陈先君子不起之由，权厝之所，及诸懿亲散忘踪迹皆历历可指，遂使数年奔走艰难，一旦忽焉如梦也。差毫厘则长淮之事不闻矣。夫长淮之事不闻，则解缆浮江，道浙入闽，与畴昔巴宾蜀涪之访弗异，又将呼天洒泪，遵彭蠡洞庭而南矣。此其事今良奇哉！殆天所以开之欤？卒之旅櫟反天首丘，先君子瞑目地下，南中至今美谈，诸懿亲之散且亡者，收拾归之蒙城，至今感激肉骨焉。君子谓菊野能毕大事矣。大孝也者，志以成之也，夫志以成孝，孝以移忠，忠以扬名，名以显亲，古之通道也。故充斯志以往，则菊野陶铸勋庸，光昭前人，施于来叶，又何可胜道哉！何可胜道哉！

05/02/2007

送李简斋分教蕲州序

孙继鲁

我主上统驭七年之夏，蒙化李简斋拜蕲司训，辞于里人，松冈子曰：“蕲文献地也。吾将之彼，要领可得闻乎？”松冈子曰：“模范而已也。”曰：“若之何则可以模范矣？”曰：“有道焉。”曰：“敢问其道何也？”曰：“模范自我，模之范之，莫之能违也。”曰：“若不敏者，可以模范乎哉？”曰：“已见其绰绰也。”曰：“何据见吾绰绰也？”曰：“予闻之官如矢曰：简斋存心近古，又克温恭，朝夕俨恪载事，为雷柱下史攸重，有诸？”曰：“有心，是足以模范矣。”曰：“雷柱史吾所畏者，梦未而传也。”曰：“善！简斋之谦焉。诗云：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，友故美吉甫举张仲举、张仲吉甫贤愈光也。予固知雷柱史之重简斋也。相契以情亦多矣。简斋苟力行之，柱史之政，司训之教，何以异于隔千里而合符节哉！然而不模不范者未之有也，简斋请念于斯。”

刘预斋父母双寿诗序

任瀚（南充）

征君一泉先生，讳云，字从龙，姓刘氏，今年七十有六，厥配俞七十有五，其子预斋作南充勒状以来。刘世为预章人。洪武初祖子超从征云南，因戍籍蒙化。征君且六世为郡诸生，以孝闻。母俞，生子一，孙六，有令德云。南充君领庚子乡荐，繇县博士以至为令，教通政行，声振楚蜀。今七月十五日为征君降辰，俞乃在十一月，南充君访予陶父钓台再拜清曰：“某不谷，愿得一言为大人寿。”予惟人子称寿于其亲也，其道有三：上寿无称，

中寿有称，下寿不及称。尧舜周孔，其父母藏之中，野人不可得见。而其子聪明仁圣，道德炯炯，与日月争光。固未闻尧舜周孔日照煦然愿称其亲，而貽之令名终天下不朽，是谓上寿无称。其次则敦行仁义，定伦正学，修政事，树风声，为国利益，垂休光无穷以显父母，如孤竹君、大丘长、程大中、韦斋诸人，有子贤俊而名久远益著，持此为寿父母，其谁有不乐者。乐斯康，康斯颐，颐斯寿矣。是谓中寿有称。其次则少不勤力，衰百无成，荒劣废坠，不能为养，即养则或微富贵，竞权利，刻削罔下，脂韦鑽刺，以苟禄养，为父母赧羞。若是者虽极珍异，穷水陆，罗丝竹锦绣，日称寿于其前，弗乐也。弗乐而能寿难矣哉，是谓下寿不及称。南充君岂弟循良，乐善而好士。闻予言蹶然起曰：“下寿吾知免矣，中寿有称，敢不敬承。”任子曰：“勉哉！吾所望于今之爱亲者，岂谓形寿已耶。其爱之以道寿、德寿、令名寿，是谓无上上寿。”

送刘君子愚致政归滇中序

尚书 王之诰（南郡）

所贵乎贤者不必于仕，不必于不仕，惟其义焉已尔。朝廷清明，四海无虞，于时宜追。然而有不仕者，义存乎自洁，诗之伐檀，君子不素餐是也。上下不交，乱离斯瘼，于时宜退。然而有不仕者，义存乎自献易之，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是也。可以仕，可以无仕，而仕为怀禄；可以隐，可以无隐，而隐为离世。故曰惟其义焉已尔，义者吾心之所安也。苟得乎心之所安，则乘轩服冕，重珪累组，不以为泰。岩居谷饮，草衣木食，不以为矫。又何有庙廊之上溺而不止，山林之下往而不返之为譬也。以吾耳目所见闻，进焉而得其心之所安者，世尚多有之，退欤。焉而得其心之所安者其亦鲜矣。若比部员外郎刘君子愚，其殆庶几乎。君滇西人也，滇之缙绅士夫，进而通朝籍者指仅仅屈，刘